

从“读书好”走向“读好书”



■王石川

世界读书日前夕，一项阅读调查显示，在半数成年国民更倾向于传统纸质图书阅读时，近一成国民更倾向于“网络在线阅读”，1/3的国民倾向于“手机阅读”。“屏”阅读，已与传统的“平”阅读平分秋色。

几年前，就有人惊呼，我们已经进入读屏时代，青少年成为被电子屏夺走的一代；更有人简单将读屏与碎片化的浅阅读画上等号，呼吁多读书、少读屏。事实上，无需将读屏和读书割裂，乃至对立起来，不同的人

群选择不同的阅读方式，无可非议。“布衣暖，菜根香，诗书滋味长。”有人在纸质书中嗅到了书香，感受到了阅读审美；也有人将视野浓缩于方寸之间，在手指翻飞的滑屏中获取信息，同样找到了阅读的乐趣。在互联网时代，却非要固守黄卷青灯不可，未免显得有些迂腐。

对于那些互联网原住民来说，他们选择读屏，拥抱更简捷的阅读方式，实则属于阅读本能。而一些人爱读纸质书报刊，也多与阅读习惯有关。双方不妨少一些“洁癖”，多一些接纳。两种阅读方式并存，相得益彰，共同构成了多元化的阅读时代。无论读屏还是读书，要义在读。与其纠结于读屏与读书之间的轩轾，不如反身自问：今天我阅读了吗？有人说，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阅读史。读书也好，读屏也罢，惟有热爱阅读，精神才能挺立，深切理解“再卑微的骨头里也有江

河”；把阅读当成生活方式，才能腹有诗书气自华。每个人的心怀都是一道河水，多阅读多吸收，方能心灵丰沛，奔流向前。

对于热爱阅读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堪称最丰盛的时代。然而，与过去单一的选择相比，如今“过剩”的选择机会，也让人困惑与惶恐。在五花八门的新书中，什么书才是好书？在纷繁芜杂的信息海洋中，哪些消息才是有效的？有作家说，在信息海啸中，读书要学会做减法，要学会找“小岛”、找“海床”、找“支点”、找“自己”。诚哉斯言！当前，“读书好”已是社会共识，但得承认，“好读书”和“读好书”仍是需要努力的目标。更堪忧的是，为数不多的阅读时间，往往被营养价值不大的无效信息所裹挟，被缺乏深度的平庸书籍所填塞。于是，我们变得无所不知，却无一精通；我们看似很忙，实则很盲；我们没有遇见更好的自己，而是失去了自我。这愈发

证明：读屏时代，更需价值坚守。

阅读，是一个人的体验；而全民阅读，则与政策导向有关。当下，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在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提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全民阅读促进工作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将政府开展全民阅读促进工作所需资金纳入本级预算。相信未来，政府在全民阅读中将扮演更重要角色，比如在政策制定、机构设置、资金投入等方面有大手笔。

蒲松龄尝言：“书痴者文必工，艺痴者技必良。”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就等于把生活中寂寞的辰光换成巨大享受的时刻。把阅读作为一种追求、一种爱好、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这样的人一定拥有开阔的精神版图；建设书香社会，不断提升全民阅读的品质，这样的国家一定拥有勃勃生机和巨大潜力。

画中有话

减掉“束缚”

近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在官方网站发布了新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删除了包含茶叶在内的植物性食品中的稀土限量要求，这套沿用了26年的茶叶“稀土限量令”终于取消。那么茶叶稀土标准是怎么来的？稀土标准取消是否会影响消费者权益？它将给茶产业带来哪些影响？记者就此深入茶叶主产区展开调查。

稀土，包括钪、钇、镧等17种元素，在自然界中虽然稀少，但并不罕见。内蒙古、江西、福建等地区土壤中都富含稀土。

1991年，卫生部首次出台《植物性食品中稀土限量卫生标准》，规定每公斤茶叶中，稀土氧化物含量不得超过2毫克。在随后的26年里，这套“稀土限量令”一直沿用下来，直至本次在新标准中被取消。

新华社发



需要逃离的是浮躁的心

■长余

“短暂的逃离，是为了更坚定地生活。”日前，一则以短暂“逃离北上广”为噱头的快闪活动，又一次拨动了不少年轻人的心弦。

如今，“逃离北上广”，似乎已经成了一句口头禅，尤其是对于一线城市落脚的年轻人来说，舆论对这个话题的每一次碰触，总能引发他们的碎念。

然而，真正“逃离”的人到底有多少？有人统计，相比留下的人，逃离的人规模实在微乎其微，大多数人只是喊一嗓子发泄一下情绪而已，毕竟，在大城市扎堆的不仅是年轻人，还有优质的资源和大把大把的机遇。如果这些资源和机遇不大规模“逃离”，那些被吸附在它们身边希望获得更好的工作、更充实生活的年轻人，又如何舍得“逃离”？

除了“逃离北上广”，“逃离朋友圈”也越来越成为一个热门话题。有人对朋友圈里泛滥的无用信息不胜其扰，有人则对这个熟人社交圈里的人际绑架不堪其烦，于是把朋友圈关了又开，开了又关，反反复复……最近有一个调查报告分析，有35.8%的人想要关闭朋友圈，19.7%的人正准备关闭朋友圈，13.8%的人曾经关闭过朋友圈，2.4%的人已经关闭朋友圈。尽管不少人嚷嚷着要“关”，但真正关掉的，为数甚少。

现实总是如此，嘴上喊着逃离的很多，能迈开脚步的很少。说到底，真正的“逃离”不是说说那么简单，就像鲁迅发问的“娜拉走后怎样”一样，不管“逃离”什么，最后也要面临“逃离之后怎样”的问题。而逃离心理上已经习惯了的舒适区，并不容易。

其实，对于大多数的人来说，嘴上喊着“逃离”，甚至行动上的“短暂逃离”，大多不过都是一种情绪上的宣泄，与其碎碎念着“逃离”，不如静下心来想一想自己的目标、自己的坚守，看看是不是离自己的这些要求太远了？是不是偏离了原来的方向？是不是遇到新的诱惑不够淡定？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需要逃离的并不是空间上的某个坐标、时间上的某个节点，而是那颗浮躁不定的心。

星空离我们很近

理想，或许就开始于这童年时一份小小的好奇、生活中一次印象深刻的经历。

仰望星空，有北斗环绕、嫦娥伴月、神舟腾空、天舟穿梭；俯瞰大地，更常见寻路导航、卫星直播、遥感监测、应急通信。不知不觉，航空航天已经走出高大上的陈列馆，走进寻常百姓家，激发着一代又一代人的航天

梦，也成了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问航天事业的意义在哪儿，就如同问生物从海洋走上陆地的意义在哪儿。”沿着人类对浩瀚宇宙的探索之路，遥远的太空正离我们越来越近。把创新的种子撒在更多人的心田，今天伟大的梦想将变成明天众人眼中寻常的场景。

短评

■雷雨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飞机、火箭构造，长大后我想当航天员！”4月24日第二个中国航天日里的一次航模科普，成了一名山区孩子“离科幻和星空最近的一次接触”。远大的